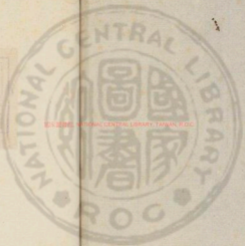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2094207 ul



通鑑綱目卷第九

諫諍門

魏任座之言直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魏文侯使樂羊伐中山克之以封其子擊文侯問於羣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謂仁君文侯怒任座趨出次問翟璜對曰仁君也文侯曰何以知之對曰臣聞君仁則臣直嚮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悅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親下堂迎之以爲上客

秦趙良諫商君之治秦

顯王三十一年初商君相秦用濃嚴酷嘗臨涇論涇水盡



赤爲相十年人多怨之趙良見商君問曰子觀我治秦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趙良曰五殺大夫荆之鄰人也穆公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一殺荆禍其爲相也勞不坐棄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今君之見也因嬖人景監以爲主其從政也凌轢公族殘傷百姓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融而黜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騶乘持矛而操關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數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商君弗從居五月而難作

漢樊噲說沛公還軍霸上

高帝元年沛公西入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蕭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府圖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沛公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皆欲留居之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爲富家翁耶凡此奢麗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願急還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張良曰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

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張良諫漢王立六國之後

三年楚數侵奪漢甬道漢軍乏食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滅其社稷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之後楚必繳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良良曰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對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昔湯武封桀紂之後者度能制

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

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也發巨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也殺事已畢偃華為軒倒載干戈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也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耕而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也天下游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七也且夫楚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也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



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

賈山言治亂之道

文帝二年賈山上書言治亂之道曰臣聞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繞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況於縱欲恣暴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社稷危矣

文帝止蕃受言

文帝每朝郎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聲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一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

中郎從官騎並車摩轡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金之家不乘危不徵幸今陛下騁六飛馳下峻山有如馬馱而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文帝乃止文帝所幸慎夫人從禁中常與皇后同席也及坐衣蓋引御慎夫人坐慎夫人怒文帝亦怒蓋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陛下獨不見人言堪乎於是文帝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蓋金五十斤

文帝詔除誹謗詆言之罪

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溫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魏相乞賞韓我子以旌諫臣

元鳳元年文學魏相對策以爲日者燕王爲無道譴許義出身
彊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
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乃擢我子延壽爲諫大夫

宣帝出諫官以補郡吏

元康元年宣帝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蕭
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之不究
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朝無爭臣則不知過所謂憂甘末而忘
其本者也宣帝廼徵望之入守少府

貢禹勸元帝節儉

初元元年元帝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潔行遣使者徵

之吉病卒禹至一拜爲諫大夫元帝數虛已間以政事爲
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它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
文孝景皇帝宮中不過十餘人殿馬百餘匹後世爭爲奢侈
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臣愚以爲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
自節焉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
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
費數鉅萬慶馬食粟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
以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
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羣
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
妻妾或至數百人家富吏民富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

女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掃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宜悉遣庶馬可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圃以方今天下饑饉可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天子納善其言下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肉食獸 臣光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讓任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爲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禹行爲賢知而不言爲罪愈大矣

薛廣德諫元帝御樓船

永光元年元帝耐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劍以血汗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元帝不說先歐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元帝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

劉輔諫立趙婕妤

永始元年成帝欲立趙婕妤爲皇后諫大夫劉輔上書言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養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禪動色相



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庫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奉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乃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愧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人婢不可以為主夫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臣竊傷心不敢不盡死書奏成帝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羣臣莫知其故於是左將軍辛慶忌等俱上書曰竊見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旬月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

谷永言事有內應

年谷永為涼州刺史奏事京師詔會都成帝使向書問受所欲言永對曰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患而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正不變改而更用陛下誠重寬明之聽無

論為鬼薪

忌諱之誅使復堯之臣得盡所聞於前羣臣之上願社稷之
長福也陛下棄高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崇聚保輕無義
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擬身晨夜與羣小相隨烏集
雜會醉飽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酒媾媾澗散無別龜勉道
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
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
竭則下畔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
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
初陵改作昌陵役百乾糶費擗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
後反故百姓愁恨感天饑饉仍臻流散乞食餓死於道以百
萬計公家無一年之蓄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

人欲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成帝性寬好入計
於燕樂皆是太后與諸舅夙夜所常憂至親難數言故推
水等使因天變而切諫勸成帝納用之水自知有內應屢意
無所依違每言事輒見答禮至上此對成帝大怒

孔光所言輒削草萊

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守濼度修故事成帝有所問據
經澤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
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萊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
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
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
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

師丹以奏事漏泄獲罪

建平元年師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徧持其書哀帝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煥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薄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要黜恐不厭衆心哀帝貶咸欽秩各二等咸策免丹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秦深痛切君子作文爲賢者諱丹經爲世儒宗也爲國黃耆親傳聖道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也既以往免焉太

後奉朝請唯陛下裁覽哀帝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

鮑宣上書論七亡七死

四年諫大夫渤海鮑宣上書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壘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者秦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食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今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厥四亡也苛吏銖銖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列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策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饉



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憫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再賓客爲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謂如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毫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葷肉蒼頭皂隸皆用致富非天下也及汝昌疾傳商亡功而對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宣語雖刻切哀帝以宣名儒優容之

申屠剛謂忠言至諫希得用

建武五年申屠剛諫隗囂曰夫未至豫言固常爲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爲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罵不納

鍾離意獨敢諫諱

永平三年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撻之崧走入牀下明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爭爲嚴切以避誅責唯鍾離意獨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救解之會連有變異意上疏曰陛下畏敬鬼神憂恤黎元而天氣未和寒暑違節者咎在羣臣不能宣化治職而以苛刻爲俗百官無相親之心吏民無雍雍之志至於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緩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明帝雖不時能用然知其至誠終愛厚之

陳蕃諫桓帝遊獵

延熹六年桓帝校獵廣成遂幸函谷關上林苑光祿勳陳蕃上疏諫曰安平之時遊畋宜有節況今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加之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勞顛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聘心輿馬之觀乎又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驛禽除路之役非賢聖恤民之意也書奏不納

劉瑜說桓帝開廣諫道

八年太尉楊秉奏秉爲人清白寡欲嘗稱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秉旣沒所舉其良廣陵劉瑜乃至京師上書言中官不當比肩裂土競立胤嗣繼體傳爵又嬖女充積冗食空宮傷生費國又第舍增冬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促以嚴刑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其情賂賂皆爲吏領民愁鬱結起入職當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

代殘身妻孥相視，公裂衣陸下好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者之舍，賓客市買，熏以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惟陛下開廣諫道，博觀前古，遠之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詔特召瑜，與答之。徵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乃更策以它事，瑜復懇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拜為議郎。

魏辛毗曰：裾諫徒士卒。

黃初元年，文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時天旱蝗，民饑，羣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侍中辛毗與朝臣俱求見文帝，知其欲諫，作以持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

一曰：管子曰：

買我徒之非，邪毗曰：誠以為非也。文帝

不肯置之左右，則其諫

議之官安得不與臣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慮也。得怒臣，文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文帝遂奮衣，不良久，乃出曰：佐治卿行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徒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故臣不敢不力爭。文帝乃徙其半。文帝嘗出射雉，顧羣臣曰：射雉樂哉。毗對曰：陛下甚樂於羣下，甚苦文帝。默然後遂為之稀也。

具張紘監困留牋

太和三年，吳張紘遷吳迎家道病來臨，困授子靖留牋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循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者，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不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言善之難也人君不棄世之基據自然之執操入柄之威甘
易同之歡無侵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
不合也不亦宜乎所則有慶巧辯綠開眩於小忠總於恩愛
賢愚雜錯黜陟失似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
如飢渴受諫而不仰情損欲以我割恩則上無偏謬之授
下無希冀之望矣省書為之流涕

陳羣每

事輒削其草

青龍四年頴陰靖及陳羣卒羣前後數陳得失每上封事輒
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議羣居位拱默正
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
息焉

晉武帝不犯顏忤旨

秦始皇八年武帝與右將平皇甫陶論事陶與武帝爭言以
常侍鄭徽表請罪之武帝曰忠讜之言唯患不聞徽越職妄
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漢劉殷不犯顏忤旨

永嘉六年漢大昌文獻公劉殷卒殷為相不犯顏忤旨然因
事進規補益甚多漢王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羣
臣出殷獨留為聰執暢辭理商榷事宜聰未嘗不從之殷常
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
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官至侍
中太保錄尚書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

卿聞當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
令名以壽考自終

陳元達諫劉元起鸚儀殿

建興元年漢主聰立事煥劉娥為皇后為之起鸚儀殿廷尉
陳元達切諫以為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
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蒼生引領庶幾息肩
是以光文皇帝身衣大布居無重茵后妃不衣綺綺乘輿馬
不食粱民故也陛下踐阼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
軍旅數萬餽運不息饑饉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為
民父母之意乎今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
巴蜀王浚劉琨窺窬肘腋石勒曹叡皆乘漸謀陛下以此不

為中宮作殿豈日清之所急乎昔太宗居治安之時

粟帛流衍猶愛百金之費息露臺之役陛下承荒亂之餘以
有之地不過太宗之二郡戰守之備非特匈奴南越而已而
官室之侈乃至於此臣所以不敢不冒死而言也聰大怒曰
朕為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乃敢妄言沮眾不殺此鼠
子朕殿不成命左右曳出斬之時聰在道遇園李中堂元達
先鎖署而入即以鎖鎖于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
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行與龍逢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
能動大司徒任顛等叩頭出血曰元達盡忠竭慮知無不言
臣等竊祿偷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所言雖狂直願陛下
容之因諫諱而斬列卿其如後世何聰默然劉后聞之密赦

左右傳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壹室愛
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想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
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
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以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
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曰弊者由妾社稷危者由妾
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之妻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
賜死此堂以塞陛下之過鬼之變色任顛等叩頭流涕不
已聽命顛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劉氏表示之曰外輔如
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賜顛等殺帛各有差更命道遠圍曰
納賢園李中堂曰愧賢堂聰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
畏卿邪

陳元達諫劉聰立三后

建興三年漢主聰納中護軍新準二女月光月華立月
上皇后劉貴妃為左皇后月華為右皇后左司諫陳元達
諫以為竝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悅以元達為右光祿大夫外
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太尉范隆等皆請以位讓元達聰乃
復以元達為御史大夫儀同三司月光有穢行元達奏之聰
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聰恨元達

河間王易極諫劉聰

四年漢主聰出臨上秋閣命收陳林卜崇及秦母達公師或
王琰田歆朱諧竝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
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



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願陛下熟思之山頭流血王沈叱
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免幹為庶人六宰河間王易等皆
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詔陛下外佞相
國威權之重侔於人生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為
國盡節恐發其姦狀故巧為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
天地賢愚傷心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聰問沈等於相國
黎黎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為列侯太宰易又詣闕上
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易忿恚而卒易素患直陳元達倚
之為援得盡肆其爭及卒元達哭之恸曰人之云云邦國殄悴
吾既不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一節而自殺

前以地游子遠在幽囚不為諫事

東晉太興三年趙將解虎及長水校尉尹東謀反

徐庫彭等相結事覺虎車皆伏誅趙主曜囚徐彭等三十餘

人于阿房將殺之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
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叩頭流血

怒以為助逆而囚之蓋
殺徐彭等尸諸市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衆盡反推已首句

渠知為主自稱大秦改元曰平趙山氏羌巴羯應之者三
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盡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于曜手

毀其表曰大荔奴不憂命在須臾敢如此嫌死晚邪比左
右遠殺之中山王雅郭汜朱紀呼延等諫曰子遠幽囚禍

在不測猶不忘諫爭忠之至也陛下縱不能用奈何殺之若
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將皆捨陛下



而去陛下誰與居乎雖意解乃赦之

符秦王洛誅賊獵

咸安元年秦王堅如鄴獵于西山旬餘之心返伶人王洛叩馬曰陛下羣生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奈太后天下何堅爲之罷獵還宮王猛因進言曰陛下獵誠非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

宋扶令育上表被誅

元嘉十八年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將軍巴東侯令育詣闕上表稱昔袁粲謀漢之中曰淮南王若道路遇害和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悔無及彭城王義康生朝之愛于陛下之次弟

之德正可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奈何

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

事足爲龜鑑恐義康任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誠竊

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

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

路絕矣何必司徒公楊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

言於國爲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即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爲善若雲行雨施萬物受其賜及其

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

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覆逃所能弭滅哉是皆不覺其忿

怒而有增於疾疹也以太祖之舍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



斯以後誰易由言有宋累葉罕聞直諫豈骨鯁之氣祗存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預於權臣扶育斃於夏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北魏古弼以奏事不聽擊劉樹

二十一年魏太子始摠百揆命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優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古弼爲人忠慎質直言以上谷苑圍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世祖欲奏其事世祖方與給事中劉樹圍碁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掉樹頭擊下牀掉其耳殿其背曰朝廷不治貴爾之罪世祖失容捨碁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狀聞世祖皆可其奏弼曰爲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

高允皆面陳其事

大明二年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高宗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高宗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爲激訐者高宗省之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屏處諫者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豈忠臣所爲乎



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更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官高宗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析官乞爵令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爲益不少不過爲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

周朗以言事切直見殺

四年前廬陵內史周朗言事切直見殺武帝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謏示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

沈懷文數以言諫忤旨

六年初侍中沈懷文數以言諫忤旨嘗嘗出射雉風雨至懷文與王或江智淵約相與諫會召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或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或曰武帝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回邪何以相知人事每于武帝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嘲謔無辱懷文素不飲酒人不好戲調武帝謂故欲異已謝莊嘗戒曰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就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孝武帝乃出懷文爲晉安王子勳行虜長史領廣陵太守懷文猶未發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懷文實宅欲還東孝武帝聞之大怒收付廷尉賜懷文死

明帝每優容重慰

泰始七年明帝以故第造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爲二新安寺守巢尚之罷郡入見明帝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通直散騎侍郎虞愿侍側曰此皆百姓實見吐婦錢所爲佛若有怨當慈悲嗟隱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明帝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明帝好圍碁碁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碁抗每假借之曰皇帝也碁臣抗不能斷明帝終不悟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殺且桀非人主所宜好也明帝雖怒其以愿王國舊臣母優容之

北魏高祖導君十臣使諫

武二年魏高祖謂君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具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

范雲諫梁公紬東昏余妃

梁天監元年梁公蕭衍紬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爲言梁公未之從雲與侍中領軍將軍王茂同入見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奈何亂亡之迹以女德爲累乎王茂起拜曰范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此梁公默然雲

即請以余氏賚王茂梁公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

江子四極言政治得失

大同二年尚書右丞考山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宜速詳啓西魏置紙筆以求得失

五年魏置紙筆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

北齊永安王浟以忠諫被囚

陳永定元年齊顯祖之弟太原公也與永安王浟偕見世宗顯祖有時浟出浟責顯祖左右曰何不爲二兄弑鼻顯祖心術之及即位浟爲青州刺史聰明矜恕吏民悅之浟以顯祖嗜酒私謂親近曰二兄因酒敗德朝臣無敢諫者大敵未滅吾其以爲憂欲乘驛至鄴面諫不知用吾不或密以白顯祖顯祖益銜之浟入朝從幸東山顯祖裸裎爲樂浟進諫曰此非人主所宜顯祖不悅浟又於屏處召楊愔譏其不諫顯祖時不欲大臣與諸王交通愔懼奏之顯祖大怒曰小人由來難忍遂罷酒還宮浟尋遷州又上書切諫詔徵浟浟懼禍謝疾不至顯祖遣馳驛收浟老幼泣送者數千人至鄴與上黨王浟皆盛以鐵籠寘於北城地牢飲食皮糲共在一所

北周樂運陳宣帝八失

陳大建十一年周宣帝居喪纒踰年即恣聲樂魚龍百戲常



陳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聚美女以賞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宴沈湎或白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輿轎詣朝堂陳宣帝八失其一以為大尊比來事多獨斷不參諸宰輔與眾共之其二搜美女以賞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其三大等一入後宮數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者其四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其五高祖斷雕為朴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靡辱共六徭賦下民以奉俳優角抵其七上書字誤者即治其罪杜獻書之路其八玄象垂誠不能諂諛善道備布德政若不善茲八事臣見周朝不血食矣宣帝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苦入有救者內史中大夫元巖詣閣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宣帝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而罷之

隋劉行本諫文帝答郎官

十三年隋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答之諫議大夫劉行本進曰此人素清其過又小願少寬之文帝不顧行本於是正當文帝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聽若非當致之於理豈得輕臣而不顧也因置笏於地而退文帝斂容謝之遂原所答者

隋煬帝性不喜人諫

大業九年煬帝從容謂祕書郎虞世南曰我性不喜人諫若位望通顯而諫以求名者彌所不耐至於卑賤之士雖少寬

假然卒不置之地上汝其知之

蘇威言盜賊獲罪

十二年煬帝問侍臣盜賊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曰漸少煬帝曰比從來少幾何對曰不能什一納言蘇威引身隱柱煬帝呼前問之對曰臣非所司不委多少但患漸近煬帝曰何謂也威曰他日賊據長白山今近在汜水且往日租賦丁役今皆何在豈非其人皆化為盜乎比是奏賊皆不以實遂使失於支計不時剪除又昔在鴈門許罷征遼今復徵發賊何由息煬帝不悅而罷尋屬五月五日百僚多饋珍玩威獨獻尚書或譖之曰尚書有五子之歌威意甚不避煬帝怒頃之煬帝問威以伐高麗事威欲煬帝知天下多盜對曰今

之役願不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數十萬遺之東征彼免罪爭務立功高麗可滅煬帝不懌威出御史大夫其曰此大不遜天下何處有多許賊煬帝曰老革多姦以賊我欲批其口且復隱忍茲知帝意遣河南白衣張行本奏威昔在高陽典選選授人官畏怯突厥請還京師煬帝令案驗獄成下詔數威罪狀除名為己後月餘復有奏威與突厥陰圖不軌者事下裴蘊推之蘊處威死威無以自明但摧謝而已煬帝憫而釋之曰未忍即殺遂并其子孫三世皆除名

煬帝殺諫臣

江都新作龍舟成送東都宇文述勸幸江都帝從之右候衛大將軍趙才諫曰今百姓疲勞府藏空竭盜賊蜂起禁令不



行願陛下還京師安兆庶煬帝大怒必才屬吏旬日意解乃出之朝臣皆不欲行煬帝意甚堅庶敢諫者建節尉任宗上書極諫即日於朝堂杖殺之煬帝幸江都命越王侗等摠留後事煬帝以詩留別宮人曰我夢江都好征遠亦偶然奉信郎崔民象以盜賊充斥於建國門上表諫煬帝大怒先解其順然後斬之

唐孫伏伽上表諫高祖

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世其過亡天下陛下龍飛晉陽遠近響應未暮年而登帝位徒知得之之易不知隋失之之難也臣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竊見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鴆鷄

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大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襲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凡如此類悉宜廢罷善惡之習朝夕漸染易以移人皇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其有門風不能雍睦爲人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爲事者皆不可使之親近也自古及今骨肉乖離以至敗國亡家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願陛下慎之高祖有表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高祖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

二年高祖考第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爲第一因置酒高會謂



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騎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諫然唯李綱差盡忠款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佞媚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也因命拾君臣之微極歡而罷

蘇世長似直而多詐

四年以蘇世長爲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高祖顧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遊獵薄廢萬機不滿十旬未足爲樂高祖變色旣而笑曰狂態復發邪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高祖曰此殿煬帝之所爲邪高祖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所爲而謂之煬帝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如傾官鹿臺非

張蘊古上大寶箴

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爲足今因隋之宮室已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彌其失乎高祖深然之

九年前幽州記室直中晉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

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一滕拔簣不知璫其臺而璫其室羅人珍於前所食不過一菽惟狂罔念立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聞勿察察而一雞見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懸纊塞耳而聽於無聲太宗受賜以東宮除大理丞

裴矩諫太宗殺受賜之文

太宗患吏多受謀密生心石試略以有司門今史受維一匹
太宗欲殺之民部尚書王諫曰為天受賂罪誠當死但陛
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公濼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
以禮太宗悅召文武五等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事不
為面從儻每事皆然若憂不治

太宗命諫官隨三品入閣

貞觀元年制自今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皆命諫
官隨之有失輒諫

太宗延見京官問政事得失

太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千數自謂無
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
朕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者辨之未
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
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
及政事得失

太宗真聞規諫

太宗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聲指太宗知之每見人奏
事必假以辭色其聞坦坦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
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下忠臣苟其君懷諫自賢其臣阿諛
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知真世基等誦事煬帝以保富
貴煬帝既裁其言之不宜用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
盡言

孫伏伽諫太宗

太宗好騎射孫伏伽以心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深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為諸人所以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徵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太宗悅未幾以伏伽為諫議士

太宗震威納諫

二年魏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太宗怒甚徵神色不移太宗亦為之震威嘗謁告上言遂言於太宗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太宗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太宗嘗得佳鷄自膺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固久不已鷄竟得懷中

太宗以納諫為難

太宗嘗閒居與王珪語有美人侍側太宗指示珪曰此盧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盧江納之為是邪非邪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弃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太宗悅即出之還其親族太宗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太宗責之祖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太宗怒曰朕實



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義乃附下罔上為孝孫遊說邪
房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
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太宗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
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彦博王珪至今悔之公
等勿為此不盡言也

太宗責執政亦受人諫

五年太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思罰故欲公等極
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
受諫安能諫人

長孫皇后賞魏徵直諫

六年長樂公主將出降太宗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徵
司資送倍於永壽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
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
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太宗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
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
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承恩禮每
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況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
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緡四百匹
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當公宜常秉
此心勿轉移也太宗愛魏朝志曰會稽毅此因舍嗣后問為
誰太宗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遂具朝服立于庭太宗驚問其
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



賀太宗乃悅

魏徵不肯面從而後諫

太宗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无忌曰王珪魏徵昔為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太宗曰徵廷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太宗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穆契事舜之意邪太宗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臣何敢敢犯顏色乎

魏徵請借辭色以來諫

七年太宗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刑三分不能道一況諫者佛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太宗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魏徵諫治皇甫德參謗訕之罪

八年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麗蓋宮中所化太宗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為痛哭者一可為

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太宗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四疋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太宗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太宗聽諫不違貞觀之初

十二年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太宗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太宗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違也太宗曰今所為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太宗曰其事可謂難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土百畝或至賈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掌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百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悲之難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太宗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魏徵勸太宗虛心采納

十五年太宗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拘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太宗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為此也



太宗今魏徵封狀以進

十六年特進魏徵有疾太宗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常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

褚遂良謂忠臣愛君諫其漸

十七年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後諫矣太宗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至業已爲之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太宗欲自聞其失

十八年太宗幸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无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如窮詰無不慙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嘗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太宗好文學而辯數群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三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優慈頓疑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

欺況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蒼目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強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太宗飛白荅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謹言虛懷以改

高宗謂蕭鈞真諫議

宋徽二年左武侯引爲盧文採踰垣盜左藏物高宗以引駕職在糾纏乃自爲盜命誅之諫議大恚蕭鈞諫曰文操情實難原然濟塗不至死高宗乃免文操死願侍臣曰此真諫議也

高宗求諫竟無諫者

麟德二年高宗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以爲戒虛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等群臣無得而諫

李善感進諫天下謂鳳鳴朝陽

永淳元年高宗旣封泰山欲遍封五嶽作奉天宮於嵩山南監察御史襄行李善感諫曰陛下封泰山告太平致群瑞與三皇五帝比隆矣數年已來菽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革歲駕陛下宜蒸然卑道以禳災譴乃更廣營宮宇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臣忝備國家耳目竊以此爲憂高宗雖不納亦優容之烏褚遂良韞璠之死中外以言爲譴無敢逆



意直諫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陳子昂勸天后順天意省刑

永昌元年右衛曹曹參軍陳子昂上疏以為周頌成康漢稱文景皆以能措刑故也今陛下之政雖盡善矣然太平之朝上下樂化不宜有亂臣賊子日犯天誅比者大獄增多逆徒滋廣愚臣頑昧初謂皆實乃去月十五日陛下特察繫囚李珍等無罪百僚慶悅皆賀聖明臣乃知亦有無罪之人挂於疎網者陛下務在寬典獄官務在急刑以傷陛下之仁以誣太平之政臣竊恨之又九月二十一日敕免楚人等死初有風雨變為景雲臣聞陰慘者刑也陽舒者德也聖人法天天亦助聖天意如此陛下豈可不承順之哉

李景伯真晉

景龍三年中宗數與以臣學士宴集令各效伎藝以為樂工部尚書張錫舞談容公將作大匠宗晉卿舞渾脫左衛將軍張洽舞黃鸞左金吾將軍杜元誠誦婆羅門呪中書舍人盧藏用效道士上章國司業河東郭山禪獨曰臣無所解請歌古詩中宗許之山曰乃聖唐鳴蟬明日中宗賜山禪救嘉美其意賜時服一袖中宗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衆皆為諂語或自求榮貴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卮微臣職在箴規侍宴不過三爵諱諱竊恐非儀中宗不悅至忠曰此真諫官也

李林甫指仗馬以杜諫言

開元二十四年李林甫欲蔽塞人主視聽自尊大權明及諸諫官謂曰今明主在羣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手食三品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璩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爲一邽令自是諫爭路絕矣

肅宗開諫諍之塗

至德元載初李林甫爲相諫官言事皆先白宰相退則又以所言白之御史言事須大夫同署至是敕盡革其弊開諫諍之塗又令宰相分直一事筆承旨旬日而更懲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故也

陸贄疏勸德宗接下從諫

建中四年德宗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爲今日致亂由上下之情不通勸上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爲下者爲上者莫不求理然上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恒苦上之難達上恒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以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強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懷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取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和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臆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初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



五十八
下之畏慎者避事而用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闈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觀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威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誠則不從其令試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則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又曰昔趙武啣而為晉賢臣絳侯木訥而為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虛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誦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如遺才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

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証明我之能怒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為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諫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德宗頗采用其言

陸贄數直諫忤上意

興元元年陸贄在翰林為德宗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德宗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德宗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德宗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德宗喜甚太子以下皆賀然贄數



直諫迨上意虛杞雖貶官德宗心庇之贊極言杞甚邪致亂
德宗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贊
恩遇雖隆未得為相

陽城辨陸贄裴延齡忠佞

貞元十一年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因譖李充張滂李銛賞於
贄貶贄為忠州別駕充等為長史初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
大夫拜官不辭未至京師人皆想望風采曰城必諫諍死職
下及至諸諫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益厭苦之而城方與二
第及客日夜痛飲人莫能窺其際皆以為虛得名耳前進士
河南韓愈作乎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等坐貶
德宗怒未解中外憐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聞而起

曰不可令天子信用茲臣殺無罪人即帥拾遺王仲舒
右補闕熊執易崔郊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
罪德宗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為之營救德宗意乃解令宰
相諭遣之於是金吾將軍張萬福聞諫官伏閣諫趨往至延
英門大言賀曰朝廷有直臣天下必太平矣遂遍拜城與仲
舒等已而連呼太平萬歲太平萬歲萬福武人年八十餘自
此名重天下時朝夕相延齡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
白麻壞之慟哭於廷有李繁者泌之子也城盡疏延齡過惡
欲密論之以繁故人子使之繕寫繁徑以告延齡延齡先詣
上一一自解疏入德宗以為妄不之省

元稹上疏論諫職

元和元年以元稹爲右拾遺稹上疏論諫職以爲昔太宗以
王珪魏徵爲諫官宜遊寢食未嘗不在左右又命三品以上
入議大政必遣諫官一人隨之以參得失故天下大理今之
諫官大不得豫召見次不得參時政排行就列朝謁而已近
年以來正牙不奏事庶官罷巡對諫官能舉職者獨浩命有
不便則上封事耳君臣之際諷諭於未形籌畫於至密尚不
能回至尊之盛意況於既行之誥令已命之除授而欲以咫
尺之書收絲綸之詔誠亦難矣願陛下時於延英召對使盡
所懷豈可冥於其位而屏棄疎賤之輩頃之復上疏以爲理
亂之始必有萌象開直言廣視聽理之萌也甘詔諫蔽近習
亂之象也自古人主即位之初必有言之士人主初

賞之則君子樂行其道競爲忠讜小人亦貪得其利不爲
邪矣如是則上下之志通幽遠之情達欲無理得乎苟拒而
罪之則君子卷懷括囊以保其身小人阿意迎合以竊其位
矣如是則十步之事皆可欺也欲無亂得乎昔太宗初即政
孫伏伽以小事諫太宗喜厚賞之故當是時言事者惟患不
深切未嘗以觸忌諱爲憂也太宗豈好逆意而惡從欲哉誠
以順適之快小而危亡之禍大故也陛下踐阼今已周歲未
聞有受伏伽之賞者臣等備位諫列曠日彌年不得召見每
說列位屏氣鞠躬不敢仰視又安暇議得失獻可否哉供奉
官尚爾沉跡遠之臣乎此蓋群下因循之罪也因條奏請次
對百官復正牙奏事禁非時貢獻等十事憲宗頗嘉納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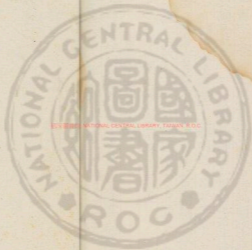
時召見之

李絳諫憲宗欲罪諫官

二年憲宗又嘗從容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謫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度夜思朝朝暮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憲宗善其言而止

憲宗戒宰相當十論

憲宗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復數四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 2005 The British Library Board. All rights reserved.



© 2000 NATIONAL CENT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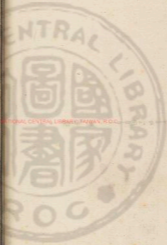
五年憲宗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
不如且止

憲宗謂李絳真忠臣

翰林學士李絳面陳吐突承璀專橫語極懇切憲宗作色曰
卿言太過絳泣曰陛下置臣於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
右不言是臣負陛下言之而陛下惡聞乃陛下負臣也
憲宗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聞所不聞真忠臣
也它日盡言皆應如是

武備衡言皇甫鎛

十四年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陰擠之詔度死



河東節度使皇甫鏐專以掎克取媚人無敢言者獨諫議大夫武儒衡上疏言之鏐自訴於憲宗憲宗曰卿以儒衡上疏將報怨邪鏐乃不敢言

柳公權以筆諫

十五年穆宗見夏州觀察判官柳公權書跡愛之以公權為右拾遺翰林侍書學士穆宗問公權卿書何能如是善對曰用筆在心正則筆正穆宗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

穆宗詔諫官入閣論事

羣臣入閣進諫識大夫鄭覃崔鄭等五人進言陛下宴樂過多政游無度今胡寇壓境忽有急奏不知乘輿所在又晨夕習倡優狎暱賜與過厚夫金帛皆百姓膏血非有功不可與內藏有餘願陛下愛之萬一四方有事則使有司重斂百姓時久無閣中論事者穆宗始甚訝之諫宰相曰此輩何人對曰諫官穆宗乃使人慰勞之曰當依前言宰相皆賀然實不能用也

韋處厚諫敬宗遊宴

長慶四年翰林學士韋處厚諫敬宗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推諫臣是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纔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敬宗感其言賜錦綵百匹銀器

四

獨孤朗等論王播奸邪

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復領利權諫議大夫獨孤朗



張仲方起居郎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拾遺李憲議薛廷老等請開延英論其奸邪敬宗問前廷爭者不在中邪即日除劉栖楚諫議大夫

張權輿諫敬宗幸驪山

寶曆元年敬宗欲幸驪山溫湯左僕射李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敬宗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遂幸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

魏蕃以盡言不忝厥祖

貞元年李孝本二女配汝右軍文宗取之入宮右拾遺上疏以爲陛下不遇聲色屢出宮女以配鰥夫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試以百數莊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異物論臣竊惜之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武即撤之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之下乎文宗即出孝本女擇蕃爲補闕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憐孝本女宗枝鬢亂孤露故收養宮中蕃於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爲制辭以賞之蕃徵之五世孫也

柳公權有詩臣風采

二年文宗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文宗輿移袖示之



曰此衣已三浣矣褒皆美文宗之儉德公權獨無言文宗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瀚濯之衣乃末節耳文宗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以公權為諫議大夫

柳公權諫納郭敗二女

三年文宗問翰林學士柳公權以外議對曰郭敗除邪寧外間頗以為疑文宗曰敗尚父之姪太后叔父在宮無過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敗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不近取敗二女入宮有之乎文宗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敗納女後宮故得方鎮文宗掩首良久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內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參曰太皇太后遣中使送二女還敗家

高少逸等諫武宗校獵

會昌二年武宗幸涇陽校獵諫議大夫高少逸鄭朗於閣中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機曠廢武宗改容謝之

宣宗謂諫官要在舉職

大中八年中書門下奏拾遺補闕缺令詰謂更增補宣宗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璠輩數人使朕日聞所不聞足矣久之叢自司勳員外郎出為睦州刺史入謝宣宗賜之紫蓋紙謝則言臣所服諫刺史所借也宣宗遽



曰且賜緋上三指服有司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羊歲不用其一以爲時以爲樂

宣宗樂聞規諫

十一年宣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甚切宣宗爲之止宣宗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討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之自盟手而讀之

懿宗不從諫言政勅命

咸通四年敕以閤門使是德應等爲館驛使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懿宗論以敕命改左拾遺劉琰上言昔赫子赫子陳得中叔一言宗懿宗修乾元殿聞張方素諫即自罷之自古明君

流豈有口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此何爲不可弗聽

侯昌業以上疏學諫被誅

廣明元年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僖宗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賜侯昌業田令致專權無主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僖宗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張道古上疏得貶

乾寧四年右拾遺張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二亂昔漢文帝即位未幾明習國家事今陛下嗟已十年而曾不知爲君馭臣之道大宗安中第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雖然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



姦臣所弄終爲賊臣所有也昭宗恚怒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諫官

後唐趙遠諫秦王從榮

長興四年初秦王從榮以道古軍判官司諫郎中趙遠諫曰大王地居上嗣當勤修令德奈何所爲如父勿謂父子至親爲可恃獨不見恭世子廢太子乎從榮怒出爲溧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

閩葉翹因諫女寵被黜責

清泰二年閩主昶以未妻葉翹爲內宣徽使參政事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爲福王友翹以師傅禮待之多所裨益言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駱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取道士服過庭中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允帝以孤屬公政令不善公當極言奈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人李氏同平昔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鶯爲侍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禮奈何以新愛而弃之昶不悅由是踈之未幾復上書言事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遂放歸永泰以壽終

後晉薛融諫修洛陽宮

天福三年河南留守高行周奏修洛陽宮左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



於漢文之露臺况魏城未下公私困窘誠非陛下修宮館之日請俟海內平寧營之未晚也祖納其言仍賜詔褒之

陶黃諷不肯以直諫被杖

閩諫議大夫黃諷以閩主淫暴與妻子辭訣入諫閩主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閩主怒黜爲民

陳光遠以死諫閩主

八年初閩主曠侍康宗宴會新羅獻寶劍康宗舉以示同平章事主俊曰此何所施俊對曰斬爲臣不忠者時曠已蓄異志凜然變色至是宴羣臣復有獻劍者曠命殺俊家斬其尸拔書郎陳光遠謂其古曰主上失德亡無日矣吾欲死諫其不死以繩繫其頸懸諸庭樹久之乃絕

南唐蕭儼以諫諍得罪

開運元年唐主泐欲傳位於齊燕二王翰林學士馮延巳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救齊王景遂參決庶政百官惟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候賈崇叩闕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妻踈求孜孜不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河人而嶼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復得奉顏色因涕泣嗚咽唐主感其言遂收前敕唐主於宮中竹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對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

對曰以此下至景陽樓可唐王怒貶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死非有它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慙懼遽罷之

後周世宗詔羣臣極言得失

顯德二年詔羣臣極言得失其略曰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而不能盡識若不采其言而懲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見器略之淺深知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子苟求之不言咎將誰執

蜀主貶章九齡為殿戶大臣

五年蜀右補闕章九齡自元蜀主言政事不治由奸佞在朝蜀主問奸佞為誰指李昊李工昭遠以對蜀主怒以九齡為殿戶

大臣與維州錄事參軍

李起不能慎默

六年蜀主以李昊領武信節度使右補闕李起上言故事宰相無領方鎮者蜀主曰昊家多宦以厚祿優之耳起性辯直李昊嘗語之曰以子之才苟能默當為翰林學士起曰俟無舌乃不言耳



諂諛門

衛子思言君闇臣諂

周安王二十五年衛侯言計非是而群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有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讚已聞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爲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贊之賢之則順而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漢轅固戒公孫弘以曲學阿世

元光五年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蓄川人公孫弘對策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齋入棘園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及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

孔光等稱王莽功德比周公

元始二年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

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甚者時大臣皆失色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

東晉桓景詣事主簿

咸康元年丹陽尹桓景為人詔巧王導親愛之嘗感守南斗經句導謂領軍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而與桓景造膝使榮感何以退舍

王國寶以讒倖有寵於道子

太元十四年卿邪王道子勢傾內外遠近傳塗子武帝漸不平



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寶以議佞有寵於道子肩勳朝衆
諷入坐啓道子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加殊禮護軍將
軍車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
比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乃稱疾不署疏奏孝武帝大怒而
嘉胤有守

王國寶等共爲邪詔

二十一年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驕縱不務屢爲御史
中丞褚祭所糾國寶起齋作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國寶懼
遂更求媚於孝武帝而疎道子孝武帝復寵昵之道子大怒嘗於
省面責國寶以劔擲之甚凶好盡矣及孝武帝崩國寶復
王儲共爲邪詔道子更惡之倚爲心腹遂受晉朝

外並爲時之所疾王恭入赴山陵初曰色其言道子
釋之恭罷朝數曰楫楫雖新便有黍離之歎緒說國寶因恭
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緝知內外乃深布
腹心於恭黨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
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
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釋之不敢發王珣謂恭
曰國寶雖終爲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速先事而發必大失
朝野之望况擁彊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
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

南燕鞠仲媚備德爲少康光武之倚

安五年南燕上備德宴羣臣於延賢堂酒酣謂羣臣曰朕



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之主少康光武之儔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所賜多辭之備德曰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卿所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賞卿

韓符道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

綸三十四
宋顏師伯以諂佞被親任

大明四年是歲孝武帝徵青冀三州刺史顏師伯為侍中師伯以諂佞被親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石武帝嘗與之游孝武帝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孝武帝怒師伯敏子曰幾作盧是日師伯一輸百萬

劉德願哭貴妃以獲賞

七年以秦郡太守劉德願為豫州刺史孝武帝御有殿其妃數與德願至其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孝武帝甚悅故用為豫州刺史以賞之

齊江柘勸宣城王出誌以示人

建武元年宣城王鸞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驃騎誌議余宣江柘勸王出以示人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

北齊和士開以姦諂有寵

陳天嘉四年齊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有寵於齊世祖



齊世祖外朝視事或在內宴賞須臾之間不得不與士開相見或累日不歸一日數入或放還之後俄頃即追未至之間連騎督趣姦詔百端寵愛日隆前後賞賜不可勝紀每侍左右言辭容止極諸鄙褻以夜繼晝無復君臣之禮嘗謂世祖曰自古帝王盡為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極意為樂縱橫行之一日取快可敵千今國事盡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為自勤約也世祖大悅於是委趙彥深掌官爵元文造掌財用唐營掌外騎兵信都馮子琮胡長粲掌東宮世祖三四日一視朝書數字而已略無所言須臾罷入

朝士不取為和士開假子

大建二年和士開為尚書令賜爵淮陽王威權見感朝士不知廉恥者或為之假子與富商大賈同在伯仲之列嘗有一人士參士開疾植醫云王傷寒極重佗藥無効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人士曰此物甚易服王不須疑請為王先嘗之一舉而盡士開感其意為之強服遂得愈

隋虞母基抑損表狀

大業十二年內史侍郎虞世基以煬帝惡聞賊盜諸將及郡縣有告敗求救者世基皆抑損表狀不以實聞但云虜竊狗盜郡縣捕逐行當殄盡願陛下勿以介懷煬帝良以為然或杖其使者以為妄言由是盜賊徧海內陷沒郡縣煬帝嘗弗之知也楊義臣破降河北賊數十萬列狀上聞煬帝歎曰我初不聞賊頓如此義臣降賊何多也世基對曰小竊雖多未



足爲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閫外此最非宜煬帝曰卿言是也遂追義臣放散其兵賊由是復盛

封德彝諂順帝意

義寧元年李密使其幕府移檄郡縣數揚其罪且曰齊南山之竹書罪無窮決東海之波流惡難盡均君彥之辭也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達間行賊中詣江都奏稱李密有衆百萬圍逼東都據洛口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遣還烏合必散不然者東都決沒因獻欬嗚咽煬帝爲之改宗虞世基進曰越王年少此輩誑之若如所言善達何緣來李煬帝乃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屈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爲

合意特爲煬帝所親愛朝臣無與爲比親黨憑之張官帝欲斷路公行其門如市由是朝野共疾怨之內史舍人封德彝託附世基以世基不閑吏務帝爲指畫宣行詔命諂順帝意羣臣表疏忤旨者皆屏而不奏鞠獄用濶多峻文深詆論功行賞則抑削就薄故世基之寵日隆而隋政益壞皆德彝所爲也

唐高祖責封德彝謂巧不忠

武德二年高祖以封德彝隋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高祖高祖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太宗不肯陽怒試佞臣

貞觀元年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太宗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
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
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太宗曰君源也臣流
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
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
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等不違善朕不取也

太宗疑宇文士及爲佞人

十六年殿中監宇文士及卒太宗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
舉之不已太宗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爲
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楊再思專以諂媚取容

長安三年以神都副留守楊再思爲內史再思爲相
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之之兄也嘗召公卿宴集酒
戲再思曰楊內史面似高麗再思欣然即剪紙帖巾反披紫
袍爲高麗舞舉坐大笑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
蓮花再思獨曰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乃蓮花似六郎耳
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

景雲元年中宗宴近臣園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八風舞搖
頭轉目備諸醜態中宗笑欽明素以儒學著名吏部侍郎盧
藏用私謂諸學士曰祝公五經掃地盡矣

宋璟止立碑以平諂諛之風

開元六年廣州吏民爲宋璟立遺愛碑璟上言臣在州無它



異迹今以臣光寵成彼諂欲草此風望自臣始請救下禁
止明皇從之於是它州皆不敢立

李齊運以柔佞得幸

貞元十二年以開庭宮苑使李齊運為禮部尚書齊運無才
能學術專以柔佞得幸於德宗每宰相對罷則齊運次進決
其議或病卧家德宗欲有所除授往往遣中使就問之

吐突承璀奏立聖德碑

元和四年左軍中尉吐突承璀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
聖德碑高大一準華嶽碑元滿碑樓請教學士撰文且言臣
已具錢萬緡欲酬之憲宗命李絳為之絳上言堯舜禹湯未
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於巡遊所過刻石尚自稱述未

嘗陛下欲何所法且敕修寺之美不過壯麗觀遊豈所

益聖德憲宗覽奏承璀適在旁憲宗命曳倒碑樓承璀

大不可曳請徐毀撤算得延引東間再論憲宗厲聲曰

文書凡用百牛曳之乃倒

蕭循望府廡即拜

後梁龍德元年晉王既許藩臣之請求唐舊臣欲以備百官
朱友謙遣前禮部尚書蘇始而行意循至魏州入牙城望府
廡即拜謂之拜殿見王呼為殿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
筆三十枚謂之畫日筆王太子山合備以本官為河東節度
副使張承業深惡之

南唐主不從論邪一人以事更改

後晉天福三年或獻毒酒方善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羣臣爭請改州縣名有具及陽者留守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玘曰下急應天順人事非遂取而諂邪之人專事改更咸非急以不可從也唐主然之

孫晟自謂諂詐不如馮延巳

八年駕部郎中馮延巳為祿王元帥府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宣徽副使陳覺相結同府在已上者延巳稍以計逐之延巳嘗戲謂中書侍郎孫晟曰公有何能為中書郎晟曰歲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談諧不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與齊王遊宴蓋欲以仁教輔導之也豈但為聲色狗馬邪晟誠無能如公之能適足為國家之禍耳

馮延巳等極傾諂之態

後漢天福十二年唐主立齊景遂為皇太弟徙燕王景為齊王領諸道兵馬元帥景性剛直唐主與宗室近臣以馮延巳延魯魏本陳魯輩紅頭諂之態或乘酒喧笑景達屢呵責之復極言諫唐主以不親近佞臣延巳以二弟立非己意欲以虛言德之嘗宴東呂陽醉撫景達背曰爾不可忘我景達大怒拂衣入禁中白唐主請斬之唐主諭解乃止張易謂景達曰羣小交構禍福以緊殿下力未能去數面折之使彼懼而為備何所不至自公每遊宴景達多辭疾不預

馮延巳與其黨更相唱和

顯德五年唐主避周諱更名景下令去帝號稱國主凡天子



儀制皆有降損去年流用周一朝仍告于太廟初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由是有元並己常笑烈祖戢兵為齷齪曰安陸所長纜數千兵為之疑食客嗟者旬日此田舍翁識量耳安足與成大事豈如今一慕師數萬於外而擊毬宴樂無異平日真英主也延巳與一議論常以天下為己任更相唱和翰林學士常夢錫一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唐主不聽一錫曰軒言似忠陛下不信國必亡矣及臣服於周延巳之黨相與言有謂周為大朝者夢錫大笑曰諸公常欲致君堯舜何意今日自為小朝耶眾默然

品藻門

吳陸立謂薛瑩在四五之間

言太康三年是歲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君曰瑩一吳士當為第一乎君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為第一夫以孫皓無道吳國之士沈然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一薛瑩若舉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一恨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一謝靈運一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一溫恭備慎不為諂者第五也一過此以往不足復數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為第一乎

東晉桓彝謂褚哀有皮裘春秋

咸和九年庾亮鎮武昌辟殷浩為記室參宜浩與豫章太守



諸衣丹楊丞相又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桓彝嘗謂袁曰李野有皮裏春秋言其外無臧否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哀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唐王珪品藻房元齡等

貞觀四年褚遂良相侍宴太宗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房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數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取君不及亮舜以諫爭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太宗深以為

不報其確論

太宗面舉羣臣得失

十八年太宗謂司徒長孫无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而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太宗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而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能言拜謝太宗曰長孫无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摠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之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提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無言及於獻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瞻而特論恒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具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

朋友馮周見事敏速性甚貞共論重人物互道而言朕比任
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稱長性亦堅正每為忠諫附於
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裴行儉有知人之聽

永淳元年裴行儉有知人之譽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勣
咸陽尉燕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
字銓衡僕有弱弟願以為託是時勣弟勣與華陰楊炯范陽
盧照鄰義烏驍賈王皆以至日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
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行儉曰立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木
藝勣等雖有文章而淺謀淺識立子壽諫之器邪楊子綽尤
靜應至今長齡猶行令終幸矣二陳而勣度滄水烟終於

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賈王反誅勣味道皆官典選如行儉
言行儉為將帥所引偏裨如程務挺張皮昂王方翼劉敬同
李多祚黑齒常之後多為名將



論時政門

東漢荀悅作申鑒五篇

建安十年荀悅作申鑒五篇奏之時政在曹氏天子恭己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故作是書其大略曰為政之術先辨四患乃崇五政偽亂俗私壞婁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流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是謂養生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准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偽以蕩眾心故俗無姦怪民無淫風是謂正俗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



君子化其情也桎梏樛樛以加小人化其形也若教化之
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
之塗是謂章化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安君則寄之內
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
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
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
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瘳立矣是謂統縻四患統
縻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踈而不失垂拱
揖讓而海內平矣

仲長統著昌言論

十二年仲長統著論曰昌言其言治亂略曰家僕之曰天

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

智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仇執不足復校乃始

係頸就我之銜絀耳及繼體之時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

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

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重貴育百萬

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

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肆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

同惡荒廢庶政棄忘人物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

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嬖妾之家也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生

民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撥擲四夷侵叛土崩死
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



雖也至於運徙執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
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治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大數也

晉熊遠上疏言三失

建武元年詔群公卿士各陳得失熊遠上疏以為胡貳猾夏
持官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群官不以讎賊未報為
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
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奉瀆為苛刻
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
世之所惡者陸沈泥滓時之所善者翺翔雲霄是以萬機未
整風俗偽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
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

應詹上疏言崇獎儒官

太興二年應詹上疏曰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宏放為
夷達以儒術清儉為鄙俗宜崇獎儒官以新俗化

宋周朗上疏言備胡奢侈之弊

元嘉三十年七月朔日有食之詔求直言周朗上疏以為毒
之在體必割其緩處麾下門閭不足戍守識者必以為胡衰
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
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
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躡足
而待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軍弱卒與肥馬
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

一體炫金不及百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積集服累笥目豈常視中未時親是積蓄者著衣也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瞬睨官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靡之源宜先宮闈凡無世不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故也書秦仲旨自解去職

齊劉善明等各言得失

建元元年太祖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明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又以爲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停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以郡縣邊緩始遣臺使督之自是使者所在旁午競作威福營私納賂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喜公子上表極陳其弊以爲臺有求須但明下詔敕爲之期會則人思自竭若有稽違自依糾坐之科宜悉停臺使負外散騎郎劉思效上言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彫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小民嗷嗷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革正其失太祖皆加褒賞或以表付外使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

李彪上封事

永明六年魏主訪羣臣以安民之術李彪上封事以為豪貴之家者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之等制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家嗣善惡在教諭之得失高宗皇帝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宜折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糶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

二難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納積財以取官粟年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矣魏主皆從之

魏韓顯宗上書陳事

齊建武元年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郎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為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況今糞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識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王者於闡閭之內猶施警蹕况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其四以為陛下

耳聽漢音目說墳典口對百辟心虛萬機言不異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爲卷雖敷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畜神養性保無疆之祚也魏主頗納之顯宗又上言以爲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

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今內外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階爲無私送相敦屬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八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帝覽奏甚喜之

梁賀琛啓陳四事

大同十一年歲癸常侍賀琛啓陳四事其一以爲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撫縣不堪郡之哀削更相侵擾惟事微斂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窮幽極遠無不皆至每有一使所屬搔擾爲困邑宰則拱



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重言貧殘縱有廉平郡獮掣肘如此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減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其二以爲今天下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丘嫂列有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秩爲吏牧民者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率皆盡於燕飲之物歌謠之具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正彫流之弊矣其三以爲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

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筭之人既得伏奏唯展便欲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怨惟務吹毛求疵摩肌分理以深刻爲能以繩達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感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長弊增甚寔由於此請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譏隱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徵侍之患矣其四以爲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事必則民養費息則財聚興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節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入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太矣啓奏武帝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責琛

周樂遜上言四事

永定二年周以霖雨詔羣臣上封事極諫左光祿大夫猗氏樂遜上言四事其一以爲比來守令代期既促責其成効專務威猛今關東之民淪陷塗炭若不布政優優聞諸境外何以使彼勞民歸就樂土其二以爲頃者魏都洛陽一時殷盛貴勢之家競爲侈靡終使禍亂交興天下喪敗比來朝貴器服稍華百工造作務盡奇巧臣誠恐物遂好移有損政俗其三以爲選曹補擬宜與衆共之今州郡選置猶集鄉閭況天下銓衡不取物望旣非機事何足可密其選置之日宜令衆心明白然後呈奏其四以爲高洋據有山東未易猝制譬猶碁劫相持爭行先後若一行不當或成彼利誠應捨小捨大

此不食貧利選陞輕爲與勳

唐魏元忠言禦吐蕃之策

儀鳳三年高宗以吐蕃爲憂太學生宋城魏元忠上封事言禦吐蕃之策以爲理國之要在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爲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爲先而不知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鄆陵之師此已然之明効也故選將當以智略爲本勇力爲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閫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呂蒙孟獲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爲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徒惜

勲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
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又出師之
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
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爲官有彼胡虜恃馬
力以爲強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強爲中國之利
也先是禁百姓畜馬故元忠言之高宗善其言

天后問陳子昂爲政之要

永昌元年問正字陳子昂當今爲政之要子昂退上疏以爲
宜緩刑崇德息兵革省賦役撫慰宗室各使自安辭婉意切
其論其美幾三千言

劉知幾表陳四事

天授初歲元年劉知幾表陳四事其一以爲皇業播殖天下
開闢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則時藉非常之慶以申再造之功
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則一年再降遠則每歲無遺至
於違法悖禮之徒無賴不仁之輩編戶則寇攘爲業堂官則
贓賄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澤重陽之節佇降皇恩如其
付度咸果釋免或有名垂結正罪將斷決竊行貨賄方便規
求故致稽延畢露寬宥用使俗多頹悖時罕廉隅爲善者不
預恩光作惡者獨承徵幸古語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
之謂也望陛下而今而後頗節於赦使黎氓知禁姦宄肅清
其二以爲海內具僚九品以上每歲逢赦必賜階黜至於朝
野宴集公私聚會緝服衆於青衣象板多於木笏皆儻非德

舉位罕才升不知何者為奸蚩何者為美惡臣望自今以後稍息私恩使有善者逾効忠勤無才者咸知勉勵其三以為陛下臨朝殿極取士太廣六品以下職事清官遂乃方之士芥比之沙礫若遂不加沙汰臣恐有穢皇風其四以為今之政伯遷代太速條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疏奏太后頗嘉之

宋務光上疏言水災

神龍元年河南北十七州大水求直言右衛騎曹參軍西河宋務光上疏以為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屢有干外朝之政者宜杜絕其萌今霖雨不止乃閉坊門以蔽之至使里巷坊門為宰相言朝廷使之燮理陰陽也疏奏不省

楊相如上疏言時政

開元元年晉陵尉楊相如上疏言時政其略曰煬帝自恃其疆不憂時政雖制教交行而聲實舛謬言同堯舜迹如桀紂舉天下之大一擲而弃之又曰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寤者何哉誠由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所以分也明主則不然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則太宗太平之業將何遠哉明皇覽而善之

晉州男子獻三十字

大曆八年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辨髮持竹筐葦席哭於東市



人問其故對曰願效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
屠養尸貯筐中弃於野京兆以開代宗召見賜新衣館於客
省其言圖者請罷諸州團練使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陸贄上皇帝不能用

建中四年初德宗在東宮間監察御史嘉興陸贄名即位召
爲翰林學士數間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
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克敵之要在乎將
得其人取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
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又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
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無紓目前
之虞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非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

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蹙矣又曰人搖不寧也
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
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昭德
備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恃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
列置府兵分諫禁衛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
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永平漸久武
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棄外
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
固柢之慮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爲之寒心哉今朔方太原之
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關輔之間微發已甚
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

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為犯城闕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儻過聽愚計所遣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悉可追還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間架等雜稅則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德宗不能用

李綱言六者政之根本

元和十四年史館脩撰李綱上言以為定禍亂者武功也興太平者文德也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內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用忠正而不疑屏邪佞而不遷改稅法不督錢而納布帛絕進獻寬百姓租賦厚邊兵以制戎狄侵盜數訪問待制官以通塞蔽此六者政之根本太平所以興也

楊虞卿上疏諫穆宗

十五年穆宗御丹鳳門樓赦天下事畢益陳倡優雜戲於內而觀之又幸左神策軍觀羊搏雜戲監察御史楊虞卿上疏以為陛下宜延對群臣周徧顧問忠以氣色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致升平者未之有也

後唐史在德上書歷詆文武之士

清泰元年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內外文武之士請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劉濤楊昭儉等皆請加罪濤王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詔書宣朕意乃下詔略曰昔魏徵請賞皇甫德參今濤等請黜史在德



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殷潘承祐上書陳十事

後晉天福八年殷史部尚書潘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弟相攻逆傷天理一也賦斂煩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爲兵羈旅愁怨三也楊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羣臣莫敢言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五也除道裹糴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括高贖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斂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爲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王延政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

知典故門

晉元帝取決刀協賀循

建武元年是時承襲亂之後江東草創刀協久官中朝音小舊事賀循爲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齊王儉詣憶故事

永明三年王儉領國子祭酒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辨析傍無留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武帝深委仗之

欲知古間高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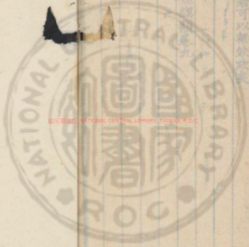
唐開元四年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君時務
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數日欲知古則高君欲知
齊君可以無缺政矣

通鑑總類卷九



通鑑綱目卷九

唐開元四年紫微舍人高仲舒等進書論著述時勢
宋每中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數曰欲知古則高若欲知今
齊君可以無缺政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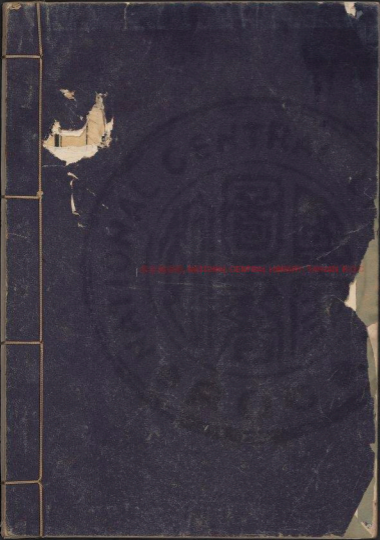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